



南京航空烈士公園的正義之神雕像

有時，內憂外患的歲月，留下的不僅僅是苦難的回憶，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卻使得藝術能夠以另一種形式蓬勃發展。雕塑藝術，便是其中一種極為重要的藝術話語。只不過，刻畫歷史題材的筆與刀，不僅僅是激昂向上的情感，沉澱心情之後的一種悲傷或憂鬱，直面歷史留下的傷痛，也可以成為雕塑的情感基調之一。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台灣「國父紀念館」外的雕像，講述孫文幼年接受反清故事的熏陶。

# 人的寫意與寫實

## ——探尋歷史雕塑的情感脈絡



清日戰爭中國紀念銅像



廣州農講所雕像，反映農民運動的團結進取。

戰爭能夠造就出藝術，這幾乎已經成了一個規律。一次次的戰場紀實，也使得雕塑家們以各自的形式、思路去解構當年的硝煙。戰爭題材的雕塑，核心當然是軍人。而除了戰爭之外，社會的變革也成為了另一種藝術創作題材。各種有關早期社會變遷的雕塑，也成為了傳遞歷史資訊與符號的一部分。

### 雕塑的核心是人

其實，我國的戰爭題材雕塑，核心永遠是人。有時是受難者的平民，有時是軍人。不過多以軍人的形象居多。而且，在軍人題材的雕塑中，又以氣勢恢宏的戰場衝鋒或戰鬥場景為主要內容。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是「文死諫、武死戰」。自古軍人便要講武德，用生命報效國家。特別是在反侵略的歷史話語中，軍人戰場雕塑，如同聖物一般。

另一方面，具有歷史話語傳遞功能的雕塑，也見證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反映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雕像，更是將農民運動中的農民與軍人的聯合作為一種刻畫的主題。在國民革命中，北伐軍每到一處，便積極聯合農民，開展農運。而雕像中的炮，更是隱喻出當時的社會變革，其實是一種激烈的武裝對抗。

毫無疑問，相較於文字資料而言，這些雕塑能夠最為立體、形象、直接地傳遞出當時的歷史話語解讀。從這個意義上說，雕像就是教科書。

衡陽保衛戰銅像



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的銅像在人們的傳統意義中，一直是高大、挺拔的形象。不過，他作為偉人的兒時生活故事，一直是藝術家們津津樂道的題材和着力點。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孫中山兒時的故事，雖然有性格叛逆的痕跡，但也顯現出其率真的一面。

### 偉人的兒時故事

孫中山兒時聆聽村中老人講述太平天國反清的故事，這是一組在藝術界非常出名的雕像。無論是台灣的國父紀念館，還是內地廣東省中山市的孫中山故居，都有着這樣一尊雕塑：兒時的孫中山，正像其同齡人的純真一樣，認真聆聽着老人講述反清的歷史。顯然，從藝術歷史的角度去看，這是在表達和渲染一種意識：即孫中山是從小就具有了反清革命的思想啓蒙。後來能夠成為中國共和革命的領袖，也是當之無愧和理所應當的。從藝術美感上看，這樣的一組雕像，也真實刻畫出了孫中山少年的奮力與進取精神。寫實風格濃郁。

在真實的歷史中，孫中山的兒時歲月，確實是在聆聽各種反清故事中大長大的。而且，孫中山自身的性格，也造就了其勇於打破傳統的精神和氣質。他和自己的好友、後來為共和革命獻身的陸皓東，便一道砸毀過村中的神像，以此來打破村民們對偶像崇拜的自我束縛。雕像所展現的，是其生活中較為恬靜的一個場景。

面對歷史的記憶，中國人塑造出的雕塑究竟是寫實還是寫意，難以用一句簡單的話作為定論。若從寫實角度看，則不少戰爭背景的雕像，所反映的確實是一種視死如歸的無畏精神，但是戰爭僅僅是豪言壯語這樣簡單嗎？若從寫意的角度而言，則意境與境界的表達，似乎在歷史題材的雕塑上，顯得太過單一化了，而且將視角固定在一種特定化的歷史場景中。從這個意義上看，又似乎是寫實。

在某種意義上，英雄就必須是高大的；歷史也必須是嚴肅的。這種創作思維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因此，當今人回看過往的藝術作品時，應當尊重前人的歷史崇拜方式。在一種時代中，窮盡藝術家的思維，造就出的精品，必然會有那個時代的烙印與特色。

### 「抽象化」與「人情味」

歷史記憶的傳承、複製與再解讀，總是要藉助藝術的形式才能夠加以發揮。受到中國古典文化和後來的蘇聯式文化的影響，歷史題材的藝術化，確實有着明顯的「紅、光、亮」傾向。中國古代文化，強調的是「為尊者諱、為賢者隱」，對偉大人物要竭盡褒揚之勢；蘇聯式的文化在側重思想的正確、形象的高大、主題的鮮明。如此，歷史主義的藝術題材，才會具有教化人心的功用。

「抽象化」與「人情味」，或許是另一種新的歷史主義題材作品的出路。雕塑藝術如同建築，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有着不同的「流行款式」。在當下這樣一個強調個人審美與大眾情感的年代中，越是抽象，可能越是代表人情味，越具有藝術氣息。這種抽象不是古怪，而是匠心獨運的體現。在韓國首爾的戰爭紀念館，廣場上的雕像，並沒有局限在戰爭的宏大、軍人的勇猛中，而是渲染和表達了一種悲情：在一個分裂成為兩半的地球儀上，兩個士兵緊緊擁抱在一起，但是他們卻各自穿着南北兩邊不同的軍裝；更令人動容的，是這二位士兵，乃是親兄弟。這尊轟動全世界的「兄弟像」，源自1950年朝鮮戰爭時的真實故事，親兄弟各自在南北雙方的軍隊中，卻在戰場相遇。「兄弟像」見證的，是同族相殘、骨肉相殘的悲劇與痛苦，更是對和平的渴望。

戰爭不好玩，也並不浪漫。歷史時代的大變革、社會的震盪，也充滿了酸酸甜甜。藝術家的刀與筆，在書寫歷史的時刻，更多的，或許應是和平主義的感念與珍惜。

### 創作對談

## 從陶泥中探索「不朽的精神」

香港藝術學院陶瓷藝術課程學生所參加的《熱度》展覽，日前已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圓滿結束。今次我們將再為大家介紹該展覽中的一位藝術家作品：鄭禮仁的《重量潛行》。鄭禮仁認為陶泥是天然有機的物料，它配合製造者的手，無須特定的工具或很大的力氣便可徒手自由創造，樂趣無窮。鄭禮仁的作品探索陶泥的各種力量與限制，以這種古老的媒介創造與表達現代的精神語境。

### 你的作品《重量潛行》的創作概念是？

鄭：「不朽的精神 (Monumentality)」是今次作品的創作概念。一位我非常喜愛建築師 Louis Kahn 形容「不朽」為一種帶有永恆、無時間限制、不變的完美的精神。我認為這概念與現今的生活形成一種很強烈的對比。除着現今的社會發展，我們好像已對很多人類社會體系失去了信心，更甚的是有很多人亦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今次我利用對比顏色及視覺上厚重的陶泥去表達一種重量感，而這重量感就代表着不朽的精神。正因我們現正處於這混亂、不信任或漠不關心的年

代，我希望觀眾可以在這種尚存的不朽的精神中找到安慰，繼而轉化為動力再思考如何去創建自身或世界未來。

### 為何喜歡陶泥這種頗古老的媒介？

鄭：陶泥是一種非常自然、友善，可讓人類容易使用的材料，因為使用的過程可以不需要任何工具輔助也可完成製作。這可能是為何這種材料從古到今一直被無間斷地使用的原因之一。我喜歡陶泥這個媒介是因為它的悠長歷史，我敬重它流傳着及載負着的意義，這未能於三言兩語間可表達，然而它的歷史性啟發我於陶藝學習上的所有事和物。每當我用陶泥去創造作品的時候，我會嘗試創造與現在的時代和文化相應的作品為出發點。我喜歡創造這種新作品，因它帶着歷史的感覺，這些作品正是歷史的延續。

### 你認為陶泥的力量和限制分別是？

鄭：就如任何一種物料材質，陶泥在某些情況下是一種很好的材料。使用陶泥和去發現它的力量和限

制的過程是很有趣的。譬如陶泥最大的好處是它在濕潤的情況下是很容易使用，你能隨意塑造它成為你所希望的形狀，當你出錯時亦可以很容易補救或改變。可是太軟的陶泥是沒有什麼結構，讓人難以運用。陶泥只有在乾硬的時候才有結構，可是，亦因此讓它失去能改變的彈性。用陶泥去展現你的概念的過程是頗具挑戰性。有時你需要發揮塑造陶泥的技術；有時你或許要改變你的概念去迎合陶泥的本性。當你能找到當中的平衡，完成作品時，你會感覺到相當大的滿足感。

### 參加《熱度》陶藝展覽的感受是？

鄭：今次《熱度》當代陶藝展覽對於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展覽整體展現出豐富的作品，因這是一個聚集了六位不同風格的藝術家的一個階段成果，讓我有機會仔細看到六種對待藝術方法、處理意



鄭禮仁作品《重量潛行》

念和使用陶泥的不同演繹。難得之處是今次的經驗令我在陶藝的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幫助和裨益，讓我有開闊眼界的機會，令我認識到不同角度的思維的好處。譬如我的作品是很正經和有結構的，顏色素淨，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是比較調皮或自由或彩色鮮豔。我認為這種不同的作品共融於一個大主題之下，正好平衡着這個展覽，增加了它的趣味性。